

陳獨秀著



小學識字教本

新
星
出
版
社
NEW STAR PRESS

陳獨秀著



川學辭源

新
星
出
版
社
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学识字教本 / 陈独秀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133-2344-4

I. ①小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汉语-音韵学-研究 ②汉字-文字学-研究 IV. ①H11②H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44020 号

小学识字教本

陈独秀 著

策 划: 彭明哲

责任编辑: 杨英瑜

特约编辑: 孙立英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装帧设计: 阳洪燕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27.5

字 数: 183千字

版 次: 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2344-4

定 价: 58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陳獨秀先生《小學識字教本》序

龔鵬程

陳獨秀先生為革命家，為人傑。其生平無須再做介紹；其功過是非，亦非我所能置喙，此處只談他晚年最後這本著作。

陳先生一生被捕五次，最後一次是在一九三四年，關在南京老虎橋監獄。這本書即起稿於獄中，名《識字初階》。暮年棲旅四川江津，重新修訂之。面目初具而未出版，僅油印了五十冊，供學友參閱。一九七一年，梁實秋先生以其保存之一冊在臺灣影印出版，改題《文字新詮》。一九四六年廣州中山大學校長王星拱則將其藏本交予嚴學窘抄存。一九八二年擬由該校印出，故又請劉志成先生校訂整理。然周折稽延至一九九五年始由巴蜀書社印出。二〇〇九年上海人民出版社《陳獨秀著作選編》六卷本亦收錄了《文字新詮》本。

這是出版情況。油印本另存於天壤者，則如章太炎藏本，已由其後人回贈陳獨秀外甥；廣西大學沙少海教授所藏，也曾提供給劉志成校勘過；梁實秋先生保存那本，更由其女連同《文字新詮》捐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；原魏建功所有一本，亦由臺靜農先生捐予上海魯迅博物館收藏了。此外，據知還有一直努力想出版這本書的何之瑜先生，曾約請過魏建功、臺靜農一同編輯，並致函胡適，祈

作總序。奔走甚勞，而時勢所格，未得竟功。

一部油印殘稿，歷劫以來，居然能得到這麼多人的愛惜護持，實在是太不容易了！

這其中還有許多細節，可備掌故。首先是本書之緣起。陳先生固然一直在做文字研究，《實庵字說》《識字初階》也確是在獄中起稿的，但編寫現在這樣的一本《小學識字教本》之直接因緣，卻是教育部長陳立夫委由國立編譯館約請陳先生作的。而此書後面的故事，則皆因雙方這次合作未能圓滿之故。

不能圓滿之原因有二，一是書名，二是性質。陳立夫建議書名改為《中國文字基本形義》，因為內容雖然精彩，但『實屬程度太高』，非小學生所能知。陳獨秀則辯解：『許叔重造《說文》，意在說經；章太炎造《文始》，意在尋求字原。拙著教本，意在便於訓蒙。主旨不同，署名遂異。以其內容高深，不便訓蒙者，朋輩中往往有之。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種乃為教師參考而作。兒童課本別有一種，但編排單字三千後，不加詮釋，絕無高深之可言。』

合作既未圓滿，陳獨秀乃轉請國立編譯館館長陳可忠替他油印五十份，分贈友朋，以免遺佚。這便是油印本的由來。

因合作尚未完結，陳先生的寫作也沒完成，所以匆匆油印的這個本子，事實上祇是殘本。下篇論字根孳乳之字，第一章是字根併合者，第二章則還沒有內容。據何之瑜說，第一章甲是複體字，丙是象聲字。乙合體字及丁的部分也都未完成。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上午，陳先生寫至『拋』字時，適有訪客，嗣後則病，至廿七日竟不起。英雄撒手，拋卻一切矣！

後來梁實秋先生在臺灣將油印本印出時，則是和趙友培先生合作的。趙先生當時主持《中國語文》

雜誌，此書即由趙先生改題《文字新詮》，初印五百冊，後又經趙就影印本校閱改正若干油印致誤處，請李立中先生重描全稿後再次影刊。唯因避時諱，當時未署作者陳獨秀之名，未收其自序。僅由梁先生序，語文研究中心出版。

巴蜀書社本較為特別，一是書名加了副題：同源詞研究，二是改動極多。吳孟明先生曾詳細比對了油印本和《實庵字說》等資料，明確指出劉志成之「整理」實係妄改妄刪。因此這個本子殊不足據。但因這是大陸上最早正式印行的本子，廣為學界採用，所以頗生誤導。內容且不說了，『同源詞研究』云云，亦是錯的。許多後學由同源詞這個角度去理解陳先生這本書，如廈門大學二〇一三年碩士論文《小學識字教本同源字漢字教學法研究》即為一例。其實陳先生不是論漢字中的同源詞，是論整體漢字。在解說文字孳乳之原理時，會就其音聲關係說之，看起來像是在描述詞源與其聲近義同之詞族。可實際上陳先生也用引申、形變等原理去說明字的孳乳，故其字根半字根之體系，絕非同源詞研究，與王力先生《同源字典》一類工作並不相同。

而由這種亂改亂理解的現象看，我們便知此書對世人來說，大抵是欽其寶而莫名其妙。大家推崇陳獨秀這個人，於是愛屋及烏，珍重其遺澤，都願意為此書之流傳做點事。其書之流傳刊布史，便因此可以見人情之美，彌足珍貴，也可見陳先生在許多人心目中的地位。但學力不及，也可能出現熱心過了頭反而幹成傻事的情況。

所以，理解書的內容是非常必要的。一本書之價值畢竟仍在它本身，不能僅是書以人重。談一本書，更不能只在書本子外圍的故事上打轉。因而底下我就要替它略作導讀。

陳先生著作很多，然而大部分只是『言論』或『意見』，僅這本書最見學力。且陳先生的事功，

在建立了共產黨之外，主要是推動了五四新文化運動。可這本書之性質，雖自稱是要深化新文化運動，卻實在是要帶領人深入傳統文字與文化中去的。故此書在陳先生著作中甚是特殊。

但特殊而不偶然。陳先生本來就關注語言文字問題，學術所長亦在此。歷年所作，如《說文引申義考》《字義類例》《干支為字母說》《連語類編》《荀子韻表及考釋》《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》《屈宋韻表及考釋》《晉呂靜韻集目》等皆屬之。事實上這也是當時風氣，論學而不通語言文字，幾乎便缺了人場券，故第一流學者多馳騁於此。

當時論語言文字，還有強烈的現實意義。國事日非，士人盱衡時局，多謂首應啟迪民智。而啟迪民智就應教民識字。梁啟超序沈學《音書》時說：『國惡乎強？民智斯國強。民惡乎智？盡天下之人而讀書，而識字，斯民智矣！』可說乃一時之共識。

但大共識底下，分歧殊甚！沈學、盧懋章、吳敬恒、蔡錫勇、王炳耀、王照、勞乃宣、朱文熊、黃虛白、劉孟揚、江亢虎等各有方案。或模仿日本假名，用漢字部件作拼音符號；或採速記符號為拼音之用；或逕以拉丁字母為之。一九一三年通過的國語注音符號，亦屬於此一脈絡。

在此脈絡中，注音符號並不取代漢字，只做為識字之輔佐。錢玄同對此不表同意。一九一八年在《新青年》四卷四期上發表了《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》，認為根本之道是廢漢字，改用世界語（Esperanto）。

陳獨秀不贊成如此激進，主張『先廢漢字，且存漢語，而改用羅馬字書之』，並於一九二九年寫成《中國拼音文字草案》交商務印書館（後稿佚失），形成了國語羅馬化的風潮。繼起者有黎錦熙、趙元任等，至一九二八年教育部遂公佈了『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』作為國語字母第二式，一直在臺灣及海外和注音符號併用到現在。但性質上亦僅是漢字之輔助，不廢漢字。

另一條脈絡卻又馬上出現了，那是蘇聯主導的。一九二九年瞿秋白《中國拉丁化字母》由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出版社出版。吳玉章、林伯渠和幾位蘇聯專家在此基礎上擬成了中國拉丁化新文字方案，於一九三一年海參崴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通過，然後由蘇聯遠東地區新字母委員會負責推廣。三年之中，出版課本、讀物、教材、詞典十餘萬冊，並漸次輻射至上海等內陸各大城市，成為爾後漢語拉丁化拼音的主要源頭。目標是通過拼音，逐漸取代漢字，以達廢除漢字之目的。直到改革開放後才改弦易轍，以拼音作輔助漢字識讀之用，立場與國語羅馬字拼音類似了。

陳先生在此時代大潮中，剛才已介紹了，原是主張廢漢字的。但在寫《小學識字教本》時顯然已不如此激越，云未來雖可能實施拼音化，但在未實施前，識字仍不可免、識字之法仍不可不講究。

對於識字之法應如何講究，他卻與大部分文字學家不同。大部分人都奉《說文解字》為圭臬。《說文》的體系，是字用五四〇個部首系聯起來，每個字再用六書（象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、轉注、假借六種造字法）去解釋它如何被造出。字形依小篆，參照古文，以說來歷。陳先生反對如此。他不採部首分類；批評許慎寫《說文》之目的不是為瞭解字而是為著解經，故往往依經為義，穿鑿立說；又謂許慎不通古文；還改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象事、象形、象意、象聲之說為六書。所以他另立體系：『取習用之字三千餘，綜以字根及半字根，凡五百餘，是為一切字之基本形義。熟習此五百數十字，其餘三千字乃至數萬字皆可迎刃而解。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結合而孳乳者也。』全書上篇釋字根半字根，下篇釋孳乳之字。

這是個全新的體系。字根這概念，現代人絕不陌生，因為中文電腦打字就是依字根來拼合的。

只是打字之字根完全就字形拆分，再予組合；陳先生的字根却兼顧形音義。按理說，《說文》的五四〇個部首便是字根，數量也與陳先生所定的五四五個字根相近，可陳先生不認同，曾有信給陳鐘凡說：「人旁、鳥旁、草木旁、水火旁、牛旁、口旁、金石旁等等，其字均甚多。但右旁之聲，謂之諧聲而無義，則將何以別之？」此雖主要是批評《說文》的形聲說，其實也同樣指摘了它的部首法。因為一個部首底下有許多字，這些字之義未必都能由部首去理解。因此他另行分類，分成象數、象天、象地、象草木、象鳥獸蟲魚、象人身體、象人動作、象宮室城廓、象服飾、象器用十大類。

基本字根再孳乳出許多字。因此「孳乳」是他描述文字衍生變化的主要方式，下篇談的就是孳乳的狀況，今存複體與象聲兩部分。也就是說，孳乳有由形孳生的，也有由音孳生的。而義的部分，我覺得陳先生是用引申來描述的，例如子字：「象無髮之胎兒形。引申之草木種、鳥卵亦曰子；无：人困倦張口打呵欠及欠伸，亦由氣息之不利不足，故引申為欠缺字」都是。如此解字，他就用不著六書說了。

對於傳統六書說，陳先生不採指事會意等舊稱，只說象天、象地、象人、象物，等等，所以也非只象形。此外，他不談轉注。《說文》解釋轉注，舉考、老為例，他說考、老卻都是人老扶杖之形。形聲，他尤不以為然，凡《說文》云從某聲的，他多由形義上去解。這當然都是其特識所在，文字學家對此也必會有許多異同之見，可與其商兌。（例如《說文》之形聲，他認為是只記音，與義不相干，可是也有不少人主張《說文》形聲聲多兼義甚至聲必兼義。另有些人則說兼義者實即轉注，不兼義、僅狀聲的才是形聲。陳先生又雖反對《說文》之說諧聲，可是仍說象聲，如霆字云：「凡象聲字，皆借音無義」，下篇也有一節專談象聲。然則象聲與形聲究何以別？）但一個體系，創始為難，其中精

思卓絕之處未必不能與《說文》爭鋒。

其中較特別的是假借。這是與許慎說一樣的。書中論假借處甚多，如亦字：『今語云也者，同聲假借也』；于字：『戰國時始假用同音之於，故《詩》《書》《易》用于，《論語》用於』；可字：『可加入作何，正為負重之義。後假為誰何字，遂以荷為負荷字』；淮字：『金器銘文中，淮多用為匯義。《說文》篆文訓水渡之津，當為假借』。可見他與傳統六書說仍有牽連未能盡去之處。

此外他對許慎的古文篆文也常不以為然，有時說許偽造篆文，有時批評許說古文省者皆顛倒，自引許多金文來證明己見，甲骨則用得較少。

這是他這本書的大體狀況，其努力，或許可以另一同輩而略晚之文字學家唐蘭先生來做對照。唐先生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就作過《說文注》四卷，但後來他也自創一體系，反對《說文》，倡三書說：象形、象意、象聲，並主張文字學應與聲韻訓詁分開，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，還寫了《論古無複輔音，凡來母字，古讀如泥母》等文。

陳先生放棄《說文》體系，另由象天、象地、象數、象人、象物等方面說字根，類似唐蘭另立三書說，而更體系宏博，都顯示了文字學在二十世紀獨出機杼、開立新局的努力。但陳先生主張形音義合為一爐而冶之，卻與唐先生不同。至於複聲母問題，那就更不一樣了。

複聲母，是一八七四年艾約瑟（Joseph Edkins）提出的，高本漢繼之。國內最早是林語堂先生，約與高本漢同時，撰《古有複輔音說》，其後吳其昌、魏建功、陳獨秀等續有申論，是近世音韻學上一大聚訟點。目前大概已論定了我國上古確有複聲母，如今則連方言中都幾乎消失了。詳細的情形，可參考竺家寧先生《古漢語複聲母研究》，一九八一年臺灣文化大學博士論文；及竺先生編的《古

漢語複聲母論文集》，一九九八年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。唐蘭乃反對此說的主要代表。曾熱心出版陳先生著作的嚴學窘先生則是複聲母說之支持者，對它進行過全面擬構，可說是陳先生之同聲相繼者。這也是極有趣的事。

陳先生這本書大體內容如此。因體系特殊，故每個個別文字之解釋也幾乎跟傳統字書都不相同。每個字獨立作解，非常新穎。他與臺靜農先生的函劄中又還保留了許多增刪修訂的痕跡。讀之悅然、肅然，可看出煞費苦心處。先生暮年殫精竭慮之寫作情狀，如在眼前。其中除了大量運用金文及各種典籍文獻外，還充滿了社會史、人類學眼光，論圖騰、論紋身、論父系母系、論焚俘，都很精彩。

近年，新星出版社已成功出版了《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》，極獲歡迎，且引起文化教育界之廣泛關注，對現行語文教材適用性之類問題，都產生了積極之反省。這種讓漢字回歸生活，重視傳統小學（文字、聲韻、訓詁）識字教學之做法，大家認為頗值得現今為人師表者借鑒。但《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》畢竟只是用於童子發蒙時看圖識字的課本，還不足以涵括教學之所需。而陳獨秀先生這部《小學識字教本》恰好是一本專門寫給教師使用的教材，陳先生在其書《自敘》中已明確說過這一點。

因此我覺得新星出版社能選用這本書與《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》並行，以輔現今教學之需，是極具意義的。陳先生這書，意義甚多，無論在研究陳先生個人生命史、學術成就，或文字學等各方面，均值得鑽研闡發，但僅實用於教學識字這一端，其實也就很可觀了。就此而言，我們當感謝新星出版社。

我少時即頗讀梁實秋先生所印《文字新詮》，現在還是大陸梁實秋研究會會長；臺靜農先生則是我座師、鄰居。曩常由臺公處得見陳先生論及此書編寫過程的函劄。故以上小記梗概，而寫來實不勝根觸。

二〇一三年我在成都江堰籌備文廟重建開園，曾得到郫縣民俗館之支持，把陳先生晚年在江津生活時的臥榻搬到文廟名宦祠來展陳。那是張大架子床，雕刻樸而精，床前還連著四張帶几小椅。友朋來訪，可在榻畔清談。據說先生就在這張床上故去的。主人收得，珍什不肯出門。為支持我辦文廟，才特請了四五位工人來專車裝卸，令我文廟另添了一段掌故。

陳先生提倡新文化運動，有與孔子不合轍處。然古來大政治家多喜談小學，王安石、章太炎、陳先生皆然。蓋體國經野，正名百物，其中自有大經濟、大包括在焉，皆夫子所謂「正名」之學也。由是觀之，此書立名雖卑，內中不可小覷，願讀者善循繹之。序文已太長，我不能再繼續申說了。丙申立秋，龔鵬程寫於燕京博望館。

陳獨秀先生小學識字教本序

陳獨秀先生為革命家，為人傑，其生平無須再做介紹，其功過是非亦非我所能置喙，此處只談他晚年最後這本著作。

陳先生一生被捕五次，最後一次是在一九三四年，因在南京老虎橋監獄。這本書即起稿於獄中，名《識字初階》。暮年棲旅四川江津，重立新修訂之。面目初具，而未出版，僅油印了五十冊，供學友參考。閱一九七一年，梁實秋先生以其保存之一冊在臺灣影印出版，改題《文字新詮》。一九四九年廣州中山大學校長王雲五校則將其藏本交予嚴粲雲影印。一九八二年擬由該校印出，故又請劉志成先生校行整理，並周析樞延至一九九五年始由世圖書社印出。二〇〇九年上海人民出版社《陳獨秀著著作選編》之卷本亦收錄之，文字新詮之本。

這是出版情況。油印本另存於天壤者，則如章太炎藏本由後人回贈陳獨秀外甥，廣西大學沙少海教授所藏，也曾提供給劉志成校勘。

這；梁寅秋先生保存那本，更由其女連同《文字新詮》捐給中國現代
文學館，原魏建功所有一本，中臺靜農先生捐予上海魯迅博物館收藏。
此外據知還有一直努力想出版這本書的何之瑜先生曾約請過魏建
功、中臺靜農一同編輯，並致函胡適新作總序，奔走甚勞，而時勢所格，
未得竟功。

一部神印殘稿，歷劫以來居然能得到這麼多人愛惜護持，實在
是太不容易了！

這其中還有许多細節，可備參考。首先是本書之緣起。陳先生固
然一直在做文字研究，《實庵字說》謝子知階也確是在獄中起稿的，但編
寫現在這樣的一本小學識字教本之直接因緣，却是教育部長陳立夫
妻由國立編譯館約請陳先生作的。而此書後面的故事，則皆因雙方這次
合作未即圓滿之故。

不能圓滿之原因有二：一是書名，二是性質。陳立夫建議書名改為《中
國文字基本形聲部》，因為內容雖然精采，但實屬程度太高，非小學生所

解。陳獨秀則辯解：「許叔重造說文之意在說經，章太炎造說文始意在乎求字原。拙著教本之意在便於訓蒙，主目不同，要者名遂異。以其內容為深，不便訓蒙者，明非其中往往有之。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種乃為教師參考而作。兒童課本別有一種，但編排單字三千後，不加詮釋，絕無為深之可言。」

合作既未圓滿，陳獨秀乃轉請國語編譯館館長陳可忠替他油印五十份，分贈友朋，並免遺佚。這便是油印本的由來。

因合作尚未完結，陳先生的寫作也沒完成，所以每油印到這個本子，事實上只是殘本。下篇論字根茲舉數之字，第一章是字根，并合者，第二章則還沒有內容，據何之瑜說，第一章原是複休字，而是象聲字。乙合休字及了的部分也都未完。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上午，陳先生寫至「拋」字時，適有訪客，剛後別病至廿七日竟不起。英雄撒手，拋却一切矣！

後來梁實秋先生在臺灣將油印本印出時，則是和趙友培先生合作的。趙先生當時主持中國語文雜誌，此書即由趙先生改題「文字新詮」，和

印五百冊。後又經趙就影印本校閱改正若干油印致誤處。請李立中先生重描全稿後再吹影刊。唯因避時鋒，當時未署作者陳仲秀之名，未收其自序。僅由梁先生序，信史研究中心出版。

巴蜀書社本較為特別——是書名加了副題：同源詞研究，二是改動極多。英亞明先生曾詳細比對了油印本和巴蜀庵字說三等資料，明確指出劉志武之整理實係妄改妄刪。因此這個本子殊不足據。但因這是大陸上最早正式印行的本子，廣為學界採用，所以頗生誤導。內容且不說了。同源詞研究云云，亦是錯的。許多後學由同源詞這個角度去理解陳先生這本書，如廖心大等二〇一三碩士論文，小學識字教本同源字漢字教學法研究（即為一例）。其實陳先生不是論漢字中的同源詞，是論整體漢字。在解說文字義之原理時，會就其音聲關係說之，看起來像是在描述詞源與其聲近義同之詞族。可實際上陳先生也用引申、形變等原理去說明字之義，故其字根義之體系，絕非同源詞研究。王力先生之同源字考，一類工作。

並不相同。

而由這種亂改亂理解的現象看來，我們便知此書對世人來說，大概是欽其寶而莫名其器。大家雖重陳獨秀這個人，於其愛屋及烏，珍重其遺澤，都願意有此書之流傳做點事。其書之流傳刊布，便因此可以見人情之美，彌足珍貴，也可見陳先生在许多人心目中的地位，但為力不及，也不能出現整心過了頭反而幹成傻事的情況。

所以理解書的內容是非常必要的一本書之價值畢竟仍在它本身，不特僅是書以人重，況一本書更不特只在書本之外圍的故事上打轉，因而底下我就更要替它略作通讀。

陳先生著作很多，然而大部分只是言論或意見，僅這本書最見勢力。且陳先生的事功在建立了共產黨之外，主要是推動了五四新文化運動。可這本書之性質雖自稱是要深化新文化運動，卻實在是帶領人深入傳統文字與文化中去。故此書在陳先生著作中甚是特殊。

但特殊而不偶然，陳先生本來就關注語言文字問題，學術所長亦在此。

歷年所作如《說文引伸考》《文字新類》等不支有字說《連語類編》